

江湖滿地一詩翁

● 丁慰慈（大學教授、中外雜誌社特約撰述委員）

王家鴻教授字仲文於一八九六年生於湖北省羅田縣。四歲啓蒙，高小五年畢業。甲等稱廩生，乙等稱增生，丙等稱附生，統名之曰「秀才」。家鴻畢業時，值鼎革之秋，實至名未歸，未取得秀才資格。其時的學校所教授的諸如史地、博物、數學為新學課程，晚上在家，所讀者仍然是四書五經，此雙軌制教學，奠下家鴻深厚的國學基礎。

當年湖北全省祇有省立一中和二中，家鴻進了省立二中後，因反對校長「官僚」滋事，被開除學籍，其中教員黃續宜為王力爭未果，憤而辭職，并推薦家鴻以同等學力考入「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」，校長為郭泰祺，（抗戰初起時，郭泰祺短期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）學校分英、俄、德、法、日五個班次。

家鴻係選修德文，其他學科四年畢業，惟德文規定為五年，因係中途肄業，由附學班考升正科，故在學期間實為六年。教授科目除國文外，如國際法、經濟學、史地都由德籍老師講解，因此六年中，在德文的聽力、寫作和閱讀諸方面，都已開關坦途。

彼時，畢業生的出路，英文易於進入教育界，其他科目，便祇有在商界任職。家鴻進入捷成洋行，從打字、速記到翻譯工作均須擔任，他同時教授德商的華語，因而收入頗豐。由於老師的推薦，再轉入醫科大學任翻譯，先由老師說明道理，然後上課堂作舌人。民國十五年蔣總司令率軍北伐，幕中有德籍顧問，王氏先後任總司令部參謀處秘書，軍事委員會上尉翻譯官。

民國十七年十月，國民政府特派任蔣作賓為駐德公使，家鴻在軍事委員會參謀廳之長官張元佑係蔣氏內弟，由於家鴻所學為德文，因此便向蔣推薦任駐德公使館主事，這一連串的巧合，使家鴻從此脫離軍旅，從事終生外交官的生涯。

由上海乘輪船在義大利之熱內亞登陸轉火車到柏林，需五十餘日，舊館中尚有一些館員，其中的二等秘書廣德祥還是蔡元培、王寵惠之留德同學。家鴻以低級外交官的身分，依章程還可在公餘時進修。王氏申請入柏林大學，德國的學制，入學二年後即可向正教授申請論文題，一兩年完成論文後即可

報考博士。王氏是湖北漢陽人，也曾隨工業考察團參觀萊茵河及魯爾一帶的鋼鐵工廠，也蒐集中德文的豐富資料，加之以在國內他已有健全的德文基礎，因此，以「中國鋼鐵經濟」為論文題，最後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取得博士學位。

家鴻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六年之中，八年在德館服務期間，歷任蔣作賓、劉文島、劉崇傑和程天放四位公使。而最令他不能忘懷的幾件事：（一）拿到興登堡大元帥請柬；（二）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，親眼見這一位混世魔王由帝國大廈走入總理衙門，并參加希特勒接見全體外交團的典禮；（三）聆聽過德國政要哥林、戈培爾、哥培斯和羅生堡等人向納粹黨員們的演說。煽動性的政治論調，卅字旗飄揚下的SS藍衫隊的鋼鐵陣容，德義日軸心活動的開始，在在都令人觸目驚心，殆知大戰已無可避免。

自德回部後分發情報司無公可辦，但接著一九三七年獲參加孔祥熙帶領的英王喬治六世加冕慶賀團，王氏以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名義任隨員，重遊柏林赴英。在特使團中

海軍總司令陳紹寬祇係武官，可見其陣容之盛。但在回國途中，即聞蘆溝橋事變消息，回國後立即開始那瞬息萬變的戰亂生涯。由南京、上海而武漢，家鴻先後在總政治部國際宣傳委員會，大本營國際宣傳處，中央軍校十六期主任教官、四川大學教授、武漢大學教授、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專員等職，最令他難忘的，在成都時曾駐紮杜工部的草堂。草堂橫額「詩卷長留天地間」，而經管杜公祠的人，更能將杜詩中的花木水石，彷彿其大意，予以佈置栽培，鳥語花香，景色宜人，倍見風趣。在整軍經武之時，能俯仰於詩聖嘯歌行吟之地，在詩人的胸中，認為是平生難得的盛會。

家鴻在多采多姿的戰亂生活中再轉運。

事緣王氏母校「湖北省立外國語專門學校」校長郭泰祺，新任外交部長，王氏因而重返外交部，任歐洲司簡任科長。適值日軍偷襲珍珠港，中國經過艱困的四年抗日戰事，始得與世界大戰相結合。新任科長的第一件公文，就是草擬對德、義宣戰文告，並會同條約司與內政部起草處置敵僑產條例。郭部長就任不久，蔣主席自兼部長，旋由宋子文接任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五個月，家鴻奉派駐世界花園——瑞士。所乘之船，係三十餘商船結隊之一，隊前後有潛水艇兩艘，更有快速巡邏艦環繞船隊航行保護，以策安全。乘客老幼男女身邊俱攜帶救生衣，并有英國度假官兵在旁照料，以期在跳海時能依

序下水，不致混亂。海上生活三十餘日，終於安抵利物浦轉瑞士任所，途中在馬爾他島時，曾目睹德國潛艇士兵集體投降一幕。一入瑞士邊境，見湖山如畫，不禁回憶到臨別時，劉成禺贈詩「付予採風詩使者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」，感覺親切有味。家鴻五月底到館，八月半日本即由瑞士轉遞降書。

勝利後外交部由重慶還都，職員宿舍設在鼓樓日本大使館。王家鴻在瑞士，也遷入日駐瑞士使館內。

中瑞斷交後返臺，家鴻任禮賓司幫辦兼護照科長，參加了當時盛極一時的詩壇活動。本部同仁有胡慶育、范道瞻、管傳琛等，這些詩翁詞伯們，擊鉢聯吟，時通酬唱，挖掘風雅，鼓吹中興，所遺佳品良多。

四十三年屆瓜代之期得外派開羅，旋調比利時，於四十七年再調中美洲之多明尼加，學習西班牙文，有詩：「綠鬚殊方老，青山故國多。一官云歲暮，遷客意如何。漢雁頻傳信，胡天自放歌。陔隅學蠻語，白日不間過」。

四十九年八月，自請內調，往北投致遠新村，五十三年退休。

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聘家鴻為華岡教授兼德文系主任，住雙溪新村。任教十五年，八十歲以前，許多學生，多到老師住所就教。外交部、教育界以及社會各方面習德文者，桃李芬芳，不乏王氏的高足弟子。家鴻九十歲，還留下一頁膾炙人口、情趣

盎然的故事。女公子德宜及婿陳宏亮在德任醫生，次男甯生在德國供職醫文獻館，次女若蘭在加拿大考取外交官。一九七九年初，兒女接父母離華岡，赴西德定居，庭院幽深，花木扶疏，但下一輩，均忙於自己的工作，家鴻散步庭園回憶華岡，回憶致遠新村同仁間相往來情誼，不耐寂寞，慨然興故國之思，就以「小燕啣泥為巢」的方法，將自台運德的行李，一包一包地重新裝載，郵寄臺北，包裹寄畢，便偷偷地購飛機票，兩老雙雙飛返華岡中國文化大學，再發電報給孩子報知消息。此種偷天換日的妙計，捉迷藏遊戲，出之於九十歲高齡的伉儷，實在是難加想像，將為詩史留一佳話。

家鴻九十六歲時，夫人逝世，兒女再度接他回德國。百歲壽誕時，還神采奕奕，談笑風生，兩個月後，無疾而終。子女即將送父骨灰返臺，與母合葬。走筆至，特借其八十壽辰時所集東坡句：

「是處青山可埋骨，平生弱羽寄衝風。」

比陸放翁多食人間煙火十七年的王家鴻，在文藝史上可能是數一數二的高齡記錄，看他行萬里路，遊遍好湖山，遺詩千餘首，誠如他所說的「所親如相問，詩比俸錢多。」筆者有追憶王家鴻教授七律一首：

鸚鵡洲邊羅田東，王謝舊庭趨對中。
惟楚有材尊北斗，雙夔用夷沐西風。
萊茵尼羅愁鬢白，漢水珠江夕照紅。
五嶽辭歸歌蓬島，江湖滿地一詩翁。